



光荣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

从九都山到井冈山

內容說明

本書选自“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書。收入了“从九都山到井冈山”、“士兵們的願望”、“奉士兵委员会的命令”等三篇文章。記述了一九二八年，彭德怀同志领导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举行平江起义，后改为中国工农紅軍第五軍，并与紅四軍在井冈山会师的情况。这些文章生动地描写了共产党人如何在蔣軍中进行艰苦的秘密工作，爭取和教育广大士兵，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最后胜利地举行武装起义，使这支軍隊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軍隊。

从九都山到井冈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編輯委员会編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字數 15,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frac{15}{16}$ 插頁 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30,000册

統一書号: 10020·1215

定 价: (2) 0.09 元

目 次

从九都山到井冈山	李寿軒 (1)
士兵們的願望	李聚奎 (17)
率士兵委員會的命令	周玉成 (23)

从九都山到井冈山

李寿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一手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刚刚掀起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时期。

蒋介石建立反动统治不久，国民党各派军阀开始了混战。一九二七年十月，被蒋介石打败了的唐生智的部队，由安徽经湖北一直退到湖南，仗着人多势大，大鱼吃小鱼，在湖南安乡击溃了四川军阀杨森部队，占据了湖南一带。

当时，我在彭德怀同志领导下的营里工作。这是唐生智部的三十五军第一师，一九二七年在南县改为独立第五师第一团。

“一营共产化了”

一九二八年春，我们在湖南南县九都山上练兵。

九都山的风景很雅致，有山有水，确是个好地方。但天天练兵，士兵的生活很苦，晚上睡在祠堂破庙里，虱咬蚊叮，夜不成眠。士兵们厌军厌战的情绪日益高涨。

这时，我們連里已經有了党的外围組織——“秘密士兵会”，我是这个会的委員。起初我們人数很少，先从团結进步士兵、維护士兵生活着手，并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暗示，一營各連里組織了公开的“經濟清算委員會”，清算全連經濟，掌管缺額軍餉，并由士兵輪流值厨，担任采买，制止了軍官的贪污和对士兵的克扣。积累起来的錢，除改善伙食外，余款集中起来为全營每个士兵作了一頂蚊帳。这些措施都深得士兵的拥护。

奇怪的是，我們連长李灿同志，对这些事情非但不加阻止，还亲自組織了以軍士为主，吸收个别士兵参加的“讀書会”，使我們学习了一些进步書籍。这时，正巧他的弟弟由湖南宜章县送他的爱人来部队看他，士兵們就問連长的弟弟宜章情况如何？他弟弟說：“不得了，朱德毛澤东的紅軍在那里鬧革命，杀了好些人。”士兵又問：“杀的什么人呢？”他說：“打土豪分田地，杀土豪劣紳，官僚恶霸。”士兵們听了，心中都暗暗高兴，对紅軍深表同情。李連长在旁边听了以后，什么話也沒說，看来也沒有反对的意思。

从此，士兵們开始接触到新的生活，覺悟漸漸提高，精神也振作起来了，連队里，开始呈現一种新的空气。

每当吃飯之前，全連就集合起来，由值星軍士領着大家喊口号：

“弟兄們，我們吃誰的飯、穿誰的衣？”

“穿工人的衣，吃农民的飯！”

“穿衣吃飯是工人农民的血汗！”

“我們不要忘記工农。”

“要为工农謀福利……”

这样，喊完口号之后才开始吃飯。

有时晚飯以后，由值星軍士帶着队伍到野外作游戏，解散以后，士兵們便三三两两的，在九都山附近的河堤上散步談心，有时，也談論国家大事。这时常有身穿綾罗綢緞，挂着文明棍的土豪劣紳，大搖大摆地从河堤上經過，我們对这些家伙恨极了，有时嘲笑，有时謾罵。土豪們听到罵他們“光吃飯不作事的寄生虫”，心里当然很不舒服，但也不敢怎样，只是冷冷地看我們几眼，灰溜溜的走了。

这样一天天下去，紳士們終于恼怒了，据说他們跑到师长周盘那里去告发：

“师长老爷，你們的一营共产化啦！”

“我不管它共产化不共产化，只要执行我的命令就行。”那位醉心于花天酒地的师长，毫不介意的这样回答。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其实，一天天向共产化方向发展的，岂只是一营呢！

雨夜送枪

一个細雨蒙蒙的夜晚，輪到我值班查哨。

士兵們都睡了。我走过連长李灿同志的門口，看見屋里还有灯光，連长好象看見了我，叫道：“李軍士，你进来。”

我走进去，給連长敬了礼。李連长含笑望着我：“李軍士，今晚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办。”他指着身旁的一支盒子枪和两支长枪对我說：“你給我把这几支枪送走。”

“送到哪里去？”

“就是我們打野外的那个破土地庙，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

当时，我們打楊森部后，連里存有一部分好的枪支，但李連长把它送給誰呢？我不禁有些惊奇，便問道：“連长，是送給什么人呢？”

“这你別管，也不許給別人說。”他說着，把枪交給了我。并告訴我暗号：“从那里来的”，“有人派我来”。

平时，我就是很信服李連长的，便愉快的接受了。

我先偷偷地把枪从围墙下送到排水洞內，瞞过了哨兵的耳目，然后再从大門口以查哨的样子出来。取出枪，一口气跑到那个庙里，果然，早已有两个人在那里等我了。黑夜中，也看不清他們的面孔，問暗号也答对了。将枪、弹交給他們后，他俩激动地連声說：“謝謝同志，謝謝同志。回去后，請轉达李連长，我們會很好的爱护枪的，武装也一定能繼續发展。”

这些话，我当时听起来，似懂非懂的，于是我只牢牢记住，又一口气跑回去。李連长还没有睡，我把原話向

他报告，他靜靜地听着，脸上浮上了微笑，听完，他小声地叮嚀我：“李軍士，这件事只有你知道就行啦，对任何人也不許講！”

“嗯！”

我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繼續查哨。但心里却不断的想这个事情，这枪送給誰呢？送給共产党的游击队？李連长是共产党？很可能！要不他平素为人为什么这样好呢！我似乎觉得自己猜对了似的，心里真有說不出来的高兴，觉得自己干了一生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从这以后，我对“秘密士兵会”的工作，更加积极了。

鬧 餉

不平靜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五月中旬，师长突然召集了距离师部較近的一团团部及一、三营官兵訓話。在訓話中向大家透露：本师已奉命立即出发前往平江“剿匪”。第二天，我們一营“秘密士兵会”的負責人、营部传令班长张云生，来本連召开了紧急會議。他說：这次出发，軍官們都預支了軍餉，士兵却一个不发，我們准备組織鬧餉。这天，适逢我值星，便立即召集各軍士开会討論布置。

这时連里士兵們正在整理行装，作行軍准备。由于一年多軍餉分文未发，大家穷得要命，連烟都抽不起，有

的还欠老乡一些债无法偿还，怨声四起，一听说要開軍餉，一个个兴致勃勃，当即推选了謝嵩同志为代表。这时营部和其他各連也推选出了代表，統由張云生同志率領，先往团部請願。为了保护代表的安全，各軍士召集了士兵开会，选李灿同志指揮全營。我負責本連。如代表一旦被扣，大家就去营救，解决师的特务連，把部队拖到石首、湘西一带去。

当天，代表們在士兵們的欢送下，理直气壯的到了团部。彭团长不在，金团副見了代表，不問三七二十一就訓了一頓：“发餉是上級的事，爰发就发，不发就不发，胡鬧什么，岂有此理，快回去！”他罵他的，誰也沒有理他，一心等着彭团长回来。

提起团长彭德怀，全团上下沒有那一个不欽佩的，而且在全师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仅廉潔奉公，勤儉朴素，爽直赤誠，而且特別关心士兵和人民疾苦。他每次下連来，首先就到士兵們住的地方，問生活好不好，有沒有軍官貪污，有沒有欺誑百姓或打罵士兵的。遇着违犯軍紀，貪污舞弊的，他是絕不輕饒的。記得在大革命北伐后退时，彭德怀同志当时是我們营长，我們营担任全軍后卫。当时国民党的队伍一打敗仗便是士兵发洋財的机会，散兵游勇，三五成群，一路上奸淫搶劫，无所不为。我們队伍撤离安徽桐城的第三天，正在一个山上休息，忽听得附近树林里几声枪响，他立刻派人去把放枪的两个散兵

抓来，一看这两个散兵口袋里装满了抢来的大洋，手上还提着两只鸡，他当时怒不可遏，厉声喝道：“谁叫你们出来糟踏老百姓的！”立即下命令把这两个家伙枪毙了。这件事情传出去，老百姓莫不称快。当时我们这个营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不仅部队的纪律严明，而且作战也是全军闻名的，当部队撤退时，就连给师部炮兵营抬炮的民伕也说：“走慢点不要紧，有彭营在后面呢，敌人休想追上来。”

因此，我们士兵们对彭团长非常信赖，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我们。

不一会，彭团长回来了。不出大家所料，彭团长亲切地接见了代表，问清了来由，然后说：“好！我支持你们，马上向师长报告，你们到师里去吧。”这一支持，犹如火上加油，代表们兴高采烈，勇气百倍，奔赴师部去了。

师部的传令排（师长的警卫排）听说一营的代表们来闹军饷，同病相怜，深表同情与支持。这一来真是闹得满城风雨，压力很大，师长不得不接受代表们的请愿，每人预支一块钱，暂时了结了这场惊动全城的风波。

闹饷胜利了，广大士兵获得了教益，提高了政治觉悟，相信自己是有力量起来斗争的。

初到平江

部队懒洋洋地离开了南县。拖着疲惫的双腿，经过

长途的行軍，到达了平江县城。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三面环河，一面靠山，水田里稻穗初出，一片青葱，风景很幽美。但此刻却有一股临危的气氛，由千余地痞流氓組成的清乡队，胡作非为，敲詐勒索，橫行霸道，弄得市面冷落，人心惶惶。县政府的三所监狱里，关押着八百名“共匪”。“消灭共产党”“活捉游击队匪首孔荷宠、胡筠”的标语，到处皆是。但在城郊地主土豪們的墙壁上，却还留着“打倒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等紅字标语，虽已塗擦，但字迹还能看得清楚。

我們一到，县长領着那些紳士官兒們，出城迎接，十分殷勤。他們早已熟知彭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的威名，以为自己可靠的“保护者”来了，于是大摆筵席，逢迎献媚。

团部駐城里，一营駐城东郊天岳書院，三营駐北門，二营駐离城五十多里的思村、安定桥一带。部队駐下后，紳士們杀猪宰羊，大行“慰劳”，我們安靜地过完了端午节。

不几天，游击队与二营間有接触，双方都有些伤亡。六月底，彭德怀团长帶領我們二連，到二营巡防。

一到二营，我們就想听听关于游击队的情况。只听二营的士兵說：“你們別听人瞎說了。哪里有什么土匪，都是老百姓嘛。人家打土豪分田地也作得对呀，我們在山上抓到了好几个人，都放了。”也有思想比較落后的士

兵說：“他們殺人放火，那就是土匪。”但這種人爲數很少，而且立刻受到大家的反駁：“什麼土匪，分明都是老百姓嘛！”他們還向我們談他們抓到的那幾個“共產黨”都很有骨氣，口口聲聲稱自己是工农的人民游擊隊。我們听了心里都很欽佩。

當地土豪們聞听彭團長親自出馬，都紛紛趕來迎接，大肆奉承，並埋怨二營“剿匪”不力。彭團長爲了迷惑反動派的耳目，便敷衍塞責地答应了這些傢伙們的請求，當面命令第二營去“搜山剿匪”。

第三天彭團長率領第二連返防時，我帶着尖兵班經過一個小山頭，忽然發現前面成群結隊的，約有幾十個人，便馬上報告連長。李連長跑上山來一看：“哎，不是土匪，朝天放幾槍吧！”連長這樣一說，我們也就朝天胡亂放了几槍。連長又叫我們就地丟下了許多子彈和手榴彈，然後馬上拉着隊伍走了。這簡直象打信號似的告訴游擊隊說：我們送禮來了，請你們來收下我們的禮物吧！

但是，想不到事情竟發展得如此迅速，彭團長帶隊回城後，立即就布置起義的一切准备工作。一面通過秘密士兵會進行活動，一面親自到各營動員。彭團長講話時，就這樣暗示我們：“我們奉命令來此剿匪，其實不是土匪，全是窮苦的工人和農民群眾。他們，就象你們家鄉的父老兄弟一樣，苦日子再也過不下去了，要活下去，就得要舉起鐵錘來，把這個社會砸碎……。”這些話，正說到士兵

們的心上，大家革命的情緒，頓時高漲起來。

七月十八日，彭團長帶着馬弁李光來到我們營里，緊張地布置了暴動。我們連擔任解除縣政府監獄的反動武裝，和釋放犯人等任務。連長李燦立刻帶我們軍士很巧妙地進城偵察。

平江城，還象往常一樣平靜，土豪劣紳，偽政府官員們仍在夢中；他們根本想不到一場天翻地覆的大變動，就要在這平靜的小城爆發了。

七月二十二日

七月二十二日，天氣晴朗，我們飽餐了早飯，就全副武裝，整隊集合在天岳書院的廣場上。這時，彭團長向大家講話，大意是今天我們要去執行一次光榮的革命任務，去解決那些屠殺我們工农弟兄的反動武裝，打倒土豪劣紳，我們不再當軍閥的看門狗，我們要為工农大眾的利益而堅決的奮鬥。接着他又宣布了各隊的指揮員和革命紀律，最後命令各隊裝好子彈，整隊出發。

我們怀着興奮激動的心情，挺起胸膛，邁着整齊的步伐向城里進發。一到城里，各隊立即分頭奔向預定目標。十三時許，各處的槍聲就一齊響起來了。

我們沖進了縣政府，解除了反動政府的武裝。不到兩小時，解決了全部清鄉隊，捉到了縣長劉作柱和清鄉隊

长，繳获了上千条枪。平江城的反动势力，被我們摧毁了！

我带着全班士兵，迅速向監獄奔去。被关在監獄里的人，听到枪响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国民党又在屠杀自己的同志和难友了，都惶惶不安地张望着，脚镣手铐叮叮当当地响着。我們一面搜捕着看守監獄的反动武装，一面向他們喊道：“同志們，我們是彭德怀的队伍，我們是紅軍，特地来救你們的。”这时，他們才恍然大悟地欢呼起来。我們用斧头砸开了牢門的铁鎖，又叫来铁匠砸开了他們的镣铐，人群象潮水似地涌出来，欢呼着、跳跃着。有的抱住我們，有的含着眼泪拉着我們半天說不出話来，有的當場就要求参加紅軍，有的馬上帶着我們去搜捕反革命……。整个平江城沸騰起来了，士兵們高举着枪，人們揮着双手，重新获得自由的人举起砸碎的镣铐，唱着、跳着、欢呼着：“民主自由万岁！”“共产党万岁！”“紅軍万岁！”……

一面光輝灿烂的鐮刀、斧头大紅旗，呼啦啦飄揚在平江城的上空。

一上井岡山

暴动后的第二天，中国工农紅軍第五軍，正式成立了。彭德怀任軍长，滕代远任軍党代表。

平江暴动的胜利消息象风一样传遍四方，鼓舞了平江一带的共产党、游击队和老百姓。

正如彭军长在红五军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我们这次暴动，敌人会恨入骨髓，不久将会进攻我们。果然，反动派震惊了，慌忙调遣了超过我们十余倍的兵力，向平江城扑来，情况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平江地下党的负责人胡筠同志带着大队的革命农民进城来了，与彭德怀同志取得了联系，把城里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连夜运往山区。我们在平江城住了一星期，最后和敌人激烈地战斗了一天，便主动地放弃了平江城，转入平江北面山区。为了与红四军会合，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八月底，我们从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进发。

沿途，我们遭到了敌人的前阻后追，几乎每天都要与敌人奋战数次方能前进。在这艰苦激烈的斗争中，许多同志为革命光荣地倒下了，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但也有一些旧军官和动摇分子，经不起革命严重环境的考验，叛变了革命，临阵脱逃，在夜行军中，甚至有整连整排整班的叛变投敌。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

部队行至江西万载大桥，遇敌朱耀华旅袭击，激战一场，敌众我寡，我们伤亡较重，第一次上井冈山失败了。部队退回平江、修水、铜鼓三县边境一带休整发展。

但在这次失敗中，我們却取得了教訓。我們一方面分散到黃金洞一帶，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農民協會，建立蘇維埃政權；一方面對部隊進行整編和訓練。把反動的軍官清洗了，又選調一批優秀士兵帶領着一些動搖分子到游擊隊中去鍛煉，與此同時，黨吸收了在起義後表現堅定的同志入黨。我也在這時由李燦同志介紹，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次部隊整訓，就象是生鐵回爐，經過再一次的熔煉之後，部隊雖然只剩下五百來人，整編成五個大隊，但卻比以前更加團結、純潔、精銳，部隊的士氣和戰鬥力顯然大大地提高。也就在這個時候，敵人又來圍攻我們了。

二上井岡山

九月上旬，為了迷惑敵人，彭、滕二同志率主力先向湖北邊境發展，在江西修水縣的渣津街消滅敵人江西省憲兵營大部及該地的地主武裝。每到一個地方，我們就發動群眾，組織農民協會和游擊隊，使活動在山區的游擊隊得到迅速的發展。沿途人民群眾熱烈地歡迎紅軍，青年工农紛紛參軍，不多日子，我們即由五百來人擴大到數千人。

但是，當部隊由湖北回到江西白沙嶺時，卻發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

當天晚上召開會議，研究部隊行動問題，正當彭德懷

同志講話時，久懷反革命之心的四大隊長（原二營營長）雷振輝，突然掏出了手槍對准彭軍長，幸而被他身邊一個幹部及時發覺，立即奪取了反革命雷振輝的手槍，並且當場逮捕了這個反革命分子，禁閉起來。會議仍照常進行。會上，決定把部隊向銅鼓和萬載一帶發展。

在第二天出發時，召開了全體士兵大會。會上，彭軍長講了話，五軍士兵委員會宣布了反革命雷振輝的罪行，官兵們無不憤怒。但雷振輝却在垂死前仍然凶惡的掙扎，猛然向彭軍長的警衛員撲去奪槍，兩人互相扭打起來。這更激起了官兵們的怒火，這時黃雲橋同志上前，一槍結束了反革命雷振輝的狗命。滕代遠同志立刻領着大家呼起口號，在尖銳複雜的革命鬥爭里，人們又上了一堂極為深刻的政治課。大家提高了警惕，鬥志更加高昂了。

由白沙嶺出發到台莊，五軍黨委與湘鄂贛特委舉行了聯席擴大會議，決定將五軍主力部隊和游擊隊合編為五個縱隊。為了擴大湘鄂贛邊區根據地，決定一、三縱隊在平江、銅鼓、修水一帶發展，二縱隊在瀏陽、萬載一帶開辟工作，彭德懷、滕代遠同志率領四、五縱隊到井岡山去和紅四軍會合。

寧岡會師

紅五軍向南行動，勢如破竹，消滅了萬載城的地主